

台湾欧阳剑作品集



死亡穀

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臺灣・歐陽劍

死亡谷

中冊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一二章

向云奇一肚子的不是味道。

虽然他和宝珠谈不上有感情，也本来没有意思留她过夜，但一号这种作法，却太不近人情理，简直是欺人太甚，居然硬逼别人脱袍让位，相信这口气住也忍受不了。

此时此地，向云奇忍不下也得忍着，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毫无睡意，强忍着气，走出堂屋。

他必须打机会了解此地的形势。

前端是内外两重关卡，中间是淫窟，再后面必是谷底。

夜晚中看不出什么门道，于是，他向谷底走去。

陡峭的岩壁，夹峙两旁，人像走在黑暗的井底。

谷底并不长，几十丈远便到了尽头。

依全部形势看，这地方的确像个狭长的窝巢，他现在站在巢底，迎面是岩壁，壁角很明显的有个窟洞。

向云奇走近洞口，突然一股奇臭直冲鼻子，呛得他连呼吸都为之窒住。

他连忙后退两步，转开头，差一点要呕出来。

这是什么味道？

接着他自言自语失声道：“莫非是腐尸味？……”

根据经验，他作了这样的判断。

这在这种地方怎会有腐尸？

强烈的好奇心，使他决定要一探究竟。

于是，他暂时闭住呼吸，再次举步向前。

踏进洞口，感觉这洞穴有八尺高，宽约六尺，可容两人并行，是平着向里延伸的，洞底也很平滑，虽然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但走起来并没多大阻碍。

他手扶不洞壁，一步步小心翼翼的朝里前进。

呼吸已完全闭止，但那股奇臭仍不时钻入鼻孔，使得他不得不尽量强忍。

越往里越黑，洞口渗入的微光已完全消失。

有目如盲，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已起了退回的念头，但脚步却仍未停下来，是倔强的个性在支配着他。

摸进了约四、五丈远，突地，扶壁的手触到了一样东西。

仔细一摸，证明是插在壁间的火炬。

他心头一喜，有了火炬，便可心照明，可是火种呢？

没有火种，火炬有等于无。

以内功闭气，如果静卧不动，时间可以长些。

要是行动不停，便无法支持太久。

现在他已感到胸口闷塞。

这洞究竟有多深？

洞里是什么？

完全无法知道。

他停了下来。

下意识的在壁门摸索，火炬下方有个小孔，似乎塞有东西，掏出来一摸，狂喜过望，是火摺子。

晃着了火，点燃了火炬，洞里大放光明。

这情况，像叫花子拾到了黄金。

光亮所及，使他几乎惊出一身冷汗，前面五尺之处，是个断口，如果再前行几步，非掉下去不可。

定定神，持着火炬逼近断口，举高火炬一照，顿时毛骨悚然，头皮发炸。

眼前是个大坑，深约两三丈，坑底堆满了白骨腐尸，还有具新尸，赫然是先前被他用筷子戳死的大汉，仰卧在尸堆上，显然是被抛下去的。

原来这是一个处尸坑，这种处置死者的方式的确很方便。

情况已明，向云奇也无法再强忍闭住呼吸之苦，灭了火炬，插回壁上，急急快步出洞。

冲出洞口，他迫不及待的深深透了几口气。

忽听有人叫道：“老二！”

向云奇悚然循声望去，赫然是一号武士站在不远处，两眼在黑暗中有如夜枭。

向云奇强自镇定：“是你？老大！”

“你不在屋里养伤，跑到超生洞来做什么？”

超生洞，很新鲜的名词。

“睡不着，到处走走。”

一号冷笑一声：“是真的吗？”

向云奇心头一震，顿了一顿，道：“老大，你不是跟宝珠

.....”

一号哼了一声：“不必扯那些了，你先前一来报到就杀了自己人，对不对？”

“不错！”

“为什么？”

“气不过。”

“我看不是这样吧？”

“你以为是什么？”向云奇开始盘算如何应付这局面，他听出对方语意不善。

一号哼了一声：“我以为你就是吃里扒外的叛逆！”

“叛逆？”向云奇明白，由于木箱公案，对方一直怀疑有内奸，黑狼宋八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整死的。

一号再道：“黑狼宋八是你的同伙？你就承认吧！”

“承认又怎么样？”

“你承认了？”

“承认就承认，没什么了不起。”

“很好，本人今晚就要除奸！”

“你除不了那么多。”

“什么？没有？还有哪些？”

“废话，你指望我会告诉你吗？”向云奇已不再装假声音。

“你……不是二号？你是什么人？”一号听出声音不对，退了一大步，手摸兵刃，作出准备出手之势。

向云奇心里同时也泛出杀机。

事已至此，除了放倒一号，别无他途。

“一号，咱们之中，必须有一个进超生洞对不对？别的什么也必问了！”

“嘿嘿嘿嘿，你想进超生洞也没那么容易，老子要活口，交给特使发落！”

“那就要看你手底下有没有这两下子了。”

一号沉哼了声，不再开口，左手一挥，右手扬了起来，手中握的是牛耳尖刀，专割喉咙的。

向云奇已有经验，对方先挥左手是放毒，毒对他起不了作用。

一号停了片刻才举步前欺，他是等放出之毒起了作用后才动手，这样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向云奇故意打了个踉跄。

一号的利刃飞快递出，手法相当诡异。

他们用刀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刺出的部位并非要害，显然是准备留活口逼供。

向云奇就势斜扭旋身，闪电般出手扣住对方持刀右腕，左手同时骈指点出。

一号作梦也没料到眼前的判徒二号，就是近两年来名震关洛的向云奇。

人瘫下，利刀落地。

向云奇顺势一把抄住对方身躯，同时捡起牛耳尖刀，左右一望，便挟着一号进入洞口。

在这种情况下，臭味是次要的了。

他停在距洞口八尺长之处，这样恶臭不那么浓，还可以兼

顾外面的动静。

一号被放下后，成为靠壁半坐姿势。

向云奇面朝外蹲在他身边，刀口放在他的颈子上。

现在是向云奇向一号逼供。

“一号，你如果不想零碎死，就好好回答我几句话。”

“你……到底是谁？”

“有个叫向云奇的，你大概听说过吧？”

“啊！你……”一号魂儿几乎惊出了。

“听着，你们总坛神秘谷在什么地方？如何走法？”

一号没吭声。

“你不肯说？”刀锋移向一号的左耳。

“姓向的……你……休想活着……离开！”

“这用不着你操心，回答我的话！”

“不知道！啊……”惨叫声中，左耳被削了下来。

刀锋移向右耳。

“说是不说？”

“你……作梦！”

“很好。”

又是一声惨叫，右耳也被削落，然后是断续的凄号。

“你再不方，我从脚掌开始剥你的皮！”

向云奇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仇深很重，他对神秘谷的人不会起丝毫的怜悯，他早已誓言要把对方剑剑诛绝。

“姓向的，你……是婊子生的！尼姑养的……”一号大骂，他的目的，是激使向云奇杀他，长痛不如短痛，反正已经活不

不了。

“我不会一刀子杀了你，没这种便宜事！”

向云奇点破了一号的念头：“此地不送死人便不会有人来，有的是时间让你消磨。”

“姓向的，你……你是狗杂种……你娘是千人压，万人骑……”

这种恶毒的话，加到父母头上，即使是生来的窝囊废也无法忍受，何况是向云奇。

他眼前所使的手段是基于恨之一念，同时他也并非老奸巨猾之徒，此刻如何能控制得住情绪，在怒火炽燃之下，一刀刺进了一号的心窝。

“噗”的一声，加上半声惨号，一号倒地不动了。

向云奇起身出洞，深深呼吸了几口气。

然后重行进洞，闭住呼吸，拖起一号的尸体，摸紫前行，一只手仍然扶着洞壁，当触及那支火炬，再跨前两步，把尸体向前抛去。

“咚！”尸体落坑的声音。

他转身出洞。

只见两名大汉正向这边走来，其中一个提了盏灯笼。

向云奇力持镇定，迎了上去。

大汉之一，一见向云奇便叫道：“原来二爷在这里，到处找您不着。”

“什么事？”

“总坛有使者来到。”

“总坛使者？”向云奇不由心头一紧。

“请二爷立刻去见！”

“嗯！”

向云奇满腹狐疑，这时时候神秘谷何以会有什么使者来？自己是冒充的，并不了解内情，只要稍微不慎，就会露出马脚，但又不能不面对现实。

灯笼前导，回到原来的屋子。

堂屋里多了四个人。

向云奇惊目看去，一颗心收得更紧，其中一个竟然是好心人。



好心人脸色显得非常不好看。

居中坐着，是一个络腮胡老者，双目闪着兽性的稷芒。

旁边除站着好心人，另有两名黑衣汉子左右分立门边。

向云奇在门槛外停住。

他判断络肋胡老者定是所谓的使者无疑，随即抱拳躬身为礼。

络肋胡老者抬抬手：“进来！”

向云奇跨进堂屋，两名汉子留在门口。

“二号，你是刚接管此地的？”

“嗯！”向云奇点点头。

“你不能说话？”

向云奇又点点头，这次连“嗯”也没有了。

“本座奉命带二号来办件事，既然你受伤不便，就在旁边看着。”

向云奇退到一侧，心里一团谜。

络腮胡老者望向好心人：

“天二号，你能设法脱身，逃离敌人的掌握，证明你对谷主还算忠诚。”

好心人脸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痛苦之色。

“算你造化高，回来得及时，否则，你的女儿将变成这座乐园的一份子，供大伙儿玩乐。”

好心人全身一颤，瘦干的脸孔起了抽搐，似乎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嘴皮子动了几下。

向云奇暗自心惊，他上就明白好心受制于神秘谷，完全是为了他的女儿扣作人质，现在这群恶魔不知又要玩什么花样？

“现在可以让你见见你的女儿，她毫发未损。”

络腮胡老者说完话，向门外作了个手势。

好心人的两眼立时张大，眨也不眨的望着门外。

向云奇现在只能静做壁上观。

人影慢慢移近，进入光亮所及的范围停住。

“孩子！”

好心人怪叫一声，便向外扑。

两名黑衣汉子立即横身拦阻。

“爹！”是女人的尖叫声。

向云奇却是楞住了，两名汉子左右挟持住一名少女，而这

少女竟然是特三号宝珠。

宝珠现在衣着已经改变，一副淑女打扮，泪流满面。

这是怎么回事？

宝珠明明说过，她的父亲叫林飞，两年前已经死了，如今她的父亲怎会又变成好心人呢？

向云奇迷惑了。

莫非宝珠先前的那番话全是假的？

好心人被两名黑衣汉子硬挡回原位。

络腮胡老者离座而起：“天二号，早告诉你要冷静，这么大年纪，还有什么可激动的？”

好心人突然跪了下去：“使者，求你开恩，让我们父女……面对面说几句话！”

“你们现在不是面对面呢？”

“可是……使者，请你让……小老儿摸摸她……摸一下也好。”

“自己的女儿，有什么好摸的？”

“就因为她是自己女儿……小老儿……才想摸一摸她……小老儿……这么大年纪……如果是别的女人……哪有兴趣去摸……那不变成……老不修了？”

“原来你还是个正经人。”

“小老儿……从没做过……不正经的事。”

这时，宝珠又发一声哀叫：“爹！”

“好女儿！”好心人扭头向外，老泪纷披而下。

骨肉至情，令人鼻酸。

络腮胡老者冷声道：“天二号，听着，你想骨肉团圆过普通人的生活，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谷主格外施恩，只要你忠心依命行事，事完就还你们父女自由。”

“使者……”

“起来！”

好心人站了起来。

络腮老者挥了挥手，宝珠被带着离开。

“爹！”宝珠喊叫。

听来是断肠的声音，逐渐远去。

好心人想扑出去又止住，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络腮胡老者发问：“天二号，你是怎样脱离他们的？”

好心人道：“他们低估了小老儿的能耐，妄想用点穴之法控制小老儿。”

“如果你再回去，他们会起疑吗？”

“不至于，小老儿自有办法应付。”

“那你就回去，设法摸清他们的底。”

“是！”好心人试去了泪痕。

“胆敢和本谷作对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你一点也没摸到边？”

“小老儿只听他们称他高人，从没提名道姓。”

向云奇听到这里，才知原来好心人曾被韩青凤他们制住，后来设法逃脱，现在这名络腮胡老者又支使他回去卧底，企图追出敌对之人。

“天二叫，你目前所知道的只是一男两女？”

“是的。”

“再把名字说一遍！”

“男的便是那个叫向云奇的，女的一个姓韩、一个姓李，手底下都很不错。”

向云奇暗自咬牙。

络腮胡老者点点头：“很好，此去要随时注意联络。”

接着再命令门口那名汉子：“送他出去你们再回来，今晚在此过夜。”

两名汉子带头好心人离开。

向云奇心念疾转：“该如何把这消息传给韩青凤他们，他们不知好心人别有居心，不会加以防范，有心人算订无心人，问题便严重了。”

络腮胡老者灼灼如电的目光，望向向云奇。

向云奇强自镇定。

久久，络腮胡老者才开口道：“去叫特三号来，本使者得睡个舒服觉，明天一早上路。”

向云奇不由气往上冲，暗道：“老小子，你真的想找死了！”但是为了自己的行动着想，他却不能当场发作，非忍耐不可。

当下，只好点点头，走出堂屋。

此刻四下无人，该睡的都已睡了，如何叫法，哪里去叫，向云奇根本摸不着门路，此地对他全是陌生的。

四下望了一眼，他向右首第一栋有灯光的屋子走去。

还好，误打误撞竟然找对了，居中的一间房门敞开着，宝

珠正在对镜理妆。

他大步走到门边。

宝珠一见向云奇，立即堆下笑脸，站起身道：“二爷，我正准备收拾一下就过去陪您。”

“你就住在这里？”

“对。”

“不必陪我了。”

“你不要？”

“不是我不要，而是使者要你陪他。”

“真的？”

“当然不会是假的。”

宝珠立时蹙起眉头道：“真气人，使者那么大年纪了，还找女人陪……”

接着用歉然的眸光望向向云奇：“二爷，您就忍耐一下吧，好在他只住一晚，来日方长，如果你实在想要，我可以替你另选一位姑娘暂时陪你一晚。”

向云奇真想作呕，挥挥手道：“我早说过，不要人陪，你去吧！”

宝珠讨好的向向云奇抛了个媚眼，笑笑道：“二爷，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可是没办法，谁让他官做的大，过了今晚，我会尽心服侍你的，我这就去！”

说完话，柳腰款摆，快步而去。

向云奇忽然对好心人可怜起来。

他不顾生死，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为的是保全这位心

爱的女儿，如果他知道他视为心肝的女儿，已经变成了不知羞耻的荡妇淫娃时，准会活活气死。

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宝珠明明已知她父亲为她付出的惨痛代价，为什么竟是这样没心肝呢？

他不顾多想，越想越不是味道。

他举步也向堂屋方向而去。

远远望去，堂屋里灯影下，宝珠正躺在络腮胡老者怀里，扭股糖似的绞在一起，隐约还可听到她的浪笑声。

向云奇的两眼发了红，简直是无耻至极！

他不由又想起先前所见那不堪受辱而反抗的可怜女人。

想到这里，他是侠义之情勃然大兴，自己不应只顾私仇。而无视于这些悲惨的不幸者，他必须设法救出这些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女子。

抬头望天，看星斗应该是午夜之后，离天明已经不远。

大部分的房子都已熄了灯火，空气一片死寂。

再望堂屋，已经不见络腮胡老者和宝珠的影子，想是进房了。

堂屋里有好几个房间，不知这对男女进的是哪一间，不过他知道，自己的那一间，应该不会有人占用。

他想：自己就这样露立中宵？还是回房去暂时休息一下再说？

越想越火。

“杀！摧毁这罪恶之窝，救出这些可怜的生命。”

向云奇下了决心。



他不再犹豫，怀着满腹的杀机回到了堂屋。

听宝珠吃吃的笑声发自下房，一男一女尚在狎闹未睡。

向云奇进入先前休息过的房间，取过了长剑，紧紧抓在手里。

现在，他必须考虑行动的方式和步骤。

他不在乎身在虎穴，也不怕对方人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让那批可怜的女子完全脱险，否则，一旦动起手来，很可能反而弄巧成拙。

他此刻最大的困难是只有自己一人，既无外援，又无内应，顾此就难免失彼，所以，必须先有周祥的考虑和计划。

盘算了好一阵之后，他大略决定了行动原则。

情况的演变难料，只有看事应事。因为全盘的情况他并不了解，可能遭遇的抵抗无法估计。

首先，得设法除掉这络腮胡老者，他是已知的可能劲敌。

下一步是制作宝珠，能加以利用更好。

再以后是破坏闸门，否则这些可怜女子就无法出去。

现在，他要公然面对着神秘谷的人大开杀戒。

他站到房门内侧，剑出了鞘。

拔剑声惊动了下房的络腮胡老者。

“什么人？”下房内传出对方的喝问声。

向云奇原想直接冲进下房动手，但他不愿目睹那不堪入目